頌天臚筆

頌天臚筆卷之八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父著

贈廕

贈太常寺卿周公傳略

公諱順昌、字景文、別號蓼洲、直隸吳縣人、登萬曆癸丑科進士、六年節推、四載銓曹、出入京華、唯一肩行李、涉歷宦途、止廿畝山田、寒門布素、蕭然藜藿、賢名高月旦、清望滿天下、剛腸激烈、屢經面叱權姦、俠氣昂藏、恒自心懷忠義、天啓

甲子之後

熹廟以冲疾居深宮致移聽睹于中涓於是羣姦類引假黨錮以網天下士圖逞不軌魏給諫大中以首攻逆璫被逮過吳門浙直士民咸不難濺血　明廷以白其冤公以有道之悲爲度遼之恥惟不得與之俱赴大理爲憾遂爾許婚孱遺以壯孤臣忠膽其羣姦之側目尤甚及憐誣黜之撫臺製峻詞以觸織監乃速其毒矣緹騎逮時卽收束書籍拜別宗祠徐題僧廬楔額

禁止妻兒哭泣毅然登車合郡士民退閉市執香號呼聲若轟雷扳轅叩道輿情共憤鼓譟奔擁攘臂爭登欲毆官旅以排難仰遵府道之開諭公乃鞠躬謝衆云原係不才故遭天譴與若輩無干倘有所損反致我族滅也衆方帖然尤遠護不散撫按兩臺許以明晨出疏保留府縣面慰無煩爾衆紛囂聚鬨　朝廷有法官府有方令汝等欲何爲是將遺害周官爾等亦獨不思保身乎衆意稍解隨送公于別署安輯而

罷越四日由夜半奔命人不及知輕舠如飛而去至下鎮撫司彪惡許顯純極刑捶楚誣贓拷比骨斷皮開血濺肉飛面如土色身無完膚公惟嚙指睜目不聞哀乞之聲秪是罵不絶口顯純恐逆璫移怒于已盡搥落其齒公猶噴血大詈有張睢陽之大節天日爲之無色時有好義者閩中舊治士民吳中交游媢黨一時醵金錢代其完贓冀其生全而公已被緹撫肆毒隨斃矣臨死具短章祈以屍諫焉獄卒見而燬之惜

乎不傳及奉　旨領埋惡弁故置之獄底狠毒
數日皮肉已腐無寸絲掩體面目俱消止見頭
顱鬚髮英氣凜冽尚自逼人見之膽寒股慄嗚
人心者無不為之腸斷掩泣也士民追慕不[illegible]
製詞弔之者盈帙幸逢
聖明離照當陽日月重光優䘏忠蒐寵賁泉壤
贈公太常卿賜謚建祠廕子入監讀書學使者
疏請祀公于鄉賢福閩亦請祀名宦俱奉
俞旨得列　聖宮俎豆公真不朽矣

周吏部紀事

張世偉曰吳郡周吏部眞千古間出之人被逮而小民千百人爲鄉紳持香號寃哄擊緹騎望臬磔不悔眞千古絕無之事吏部死詔獄甫半年所而

聖天子登極徧卹寃死諸臣吏部以六品官超得全典羣情具慊千古寃横之伸眞亦未有若斯之捷速者也宜得高文鉅筆照耀史冊又必得鄉里知厚能通其志考其世之人挨次叙末

克佐惇史偉愧無似然以臭味之雅粗識去取草創其何敢辭竊惟世間名賢有累牘不能摹其精神頰益三毛乃得之寫生點綴間者即唐諸忠臣義士入韓柳兩大家手筆何限而張中丞傳後段太尉軼事獨炳烺千古讀之凛凛有生氣豈非提要者鉤玄鋪文者難肖耶濂洙不足差擬及觀唐記司刑卿徐公如播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盧舍大若虛深有意其為太極筆闡揚不以論傳而以論稽考時地設為問答確不得與尋常

持平者比心竊慕倣範據所見著之于篇更基
端爲五集其成有七登云遽探驪珠弟于鱗甲
爪齒間當不至未覩生面耳昔唐史載鄴侯傳
寂寥不稱司馬公通鑑多取家傳參入張中丞
傳舊史亦不足觀新史採李翰傳及韓書傳後
成之今偉言斷斷不阿操筆者毋以非其人重
遺於
聖天子旌䘏之全典考厥本末庶幾足備萬一
焉

忤閹始末

人生麗于五行即有相尅相制相勝相害之數存乎其間天生地成而不可易如周吏部于尋閹是已吏部蓋生而與閹忤者也司理福州玄黃戰血戰勝登朝孚號夬決一蹶而墜陷穽擠拉返于物極睨見消雪陰陽互爭無往不復豈不然哉吏部成癸丑進士任福州不半歲值稅閹高宷之變至劫撫院質二司吏部以司理署縣篆獨倡議鳴鼓聲罪不當奉稾詣稅廨請僉

其時視江廣抗閹諸臣例得逮蒙

神祖特不逮且撤閹吏部遂得畢任以異等擢

今所稱官　國家再更大故

光廟德政浹不崇朝循至天啓甲子而閹禍作

作縣魏逆忠賢其夏楊副院漣具疏數二十四

大罪攻之始疑走險繼則乘墉冬十月乃異肆

盡削楊左等諸大臣官且議逮并心焉而吳撫

周適疏攻閹黨併被削故事撫院行必有送序

序無敢屬筆者吏部奮曰削行最榮如周公可

無贈耶亟具稿略曰人臣之去留與國家之治
亂每相應邈撫大吏天子不輕議去况議削更
以參屬削也雖然能奪公以官詎能奪公以[illegible]
乎公去而郡邑守有所顧忌不敢以身殉[illegible]
公撫吳者終不能趨炎附羶翻一成之案而[illegible]
今困公參得羙官諸人亦色沮心怵負世[illegible]
海內仗節秉鉞之臣猶必以察吏安民挺特[illegible]
震風凌雨之中謂公以削去報
天子可也文成無不嚙指吏部債發顧呢自[illegible]

時緹遠紛出自楊漣外如左如魏如周如袁如
顧皆遠而諸君子中魏給諫以清節特相引重
過吳門時許女字其孫言路詞得為奇貨甚盛
挑激得　青削奪吏部閱疏語知中怒深痛不
直然久之而相應和羅劾前周撫疏中遠戀者
則織閣李實疏也故曰吏部生與閣忤者相繼
相制相勝害而不可易也張世偉曰偉交吏部
晚契在已未為福州最召時相與言稅閣事指
董司空記非實錄偉初謂和解抗執不妨互濟

吏部言稅閹非叛直以民變劫質救死耳諸藩
臬郡縣一心聲義致討遂敢害大吏邪業已相
率代質受命稅廨而又欲掠靖亂名不審朝論
不測使和者當之乎使抗者當之乎非獨此也
主氣益卑閹習劫質利去異時尤而效之將為
朝廷憂吏部具遠識輕徇人以官不輕徇本
然為無議及輒介於不平以此觀遂周撫院辭
奔存可概見若遂存更難言之矣夫楊蘇出機
攻閹號吾師後寮婿猶講好亦與焉何獨後言

吏部序嗟乎以其時考之可矣時蓋乙丑璫名也履霜堅冰有漸獨狂風怒號排山倒海無漸蓋先時衆正盈朝醞毒未發一得外廷宵小之助潰決稽天不惟庸人喑啞即素號慷慨者敢一字斥言邪吏部此時奮筆正非天結其性奇其遘以與閹抗不得嗟乎名以之成禍以之與殆斯序也夫殆斯序也夫稅閹事在往時吏部別有紀不録録其係近事者

述行始末

天啓丙寅三月朔越五日邸報見　旨從張侍
御永成疏中波逮江陰繆翰林吳江周侍御即
日官旂逮周者至郡止西察院越五日開讀先
期索賄逾千金讀時侍御伏受詔桎械加項絆
手足又二日賄足乃行金鼓導前驅侍御囚服
步道中官旂乘輿馬夾之旁觀無不掩泣爬搔
癢心心知魏逆所爲與　朝命逮訊人情迥異
嗣是無日不相驚以緹逮輒曰某日某時復至
矣又曰某日巳駐某地矣又曰某日至逮某某

矣大率指逮某某皆一時名賢忠義被削奪者
且意之曰魏逆將爲所欲爲與諸奸謀盡殺天
下不已附者而後舉事其說大諠諠指周侍御
事爲證又曰侍御行至某所毒死棄屍某所總
之矯旨無從獄訊民間多信之至月之十五而
逮者復至漏下一鼓吳縣令陳懷牒請吏部吏
部慨然曰吾辦逮久矣因在籍削奪不得控尺
五紓所欲言爲憾倘因得上書或得責數當事
使諸奸知世間忠義男子不可盡殺則一死尚

有瘳乎自榮厥行詰逮所不以昧而以明士民
千百人哭從之呼究沸天俱不知所從來到處
麇聚風日慘澹沉霧浹旬天意亦若與應者吏
部初舍縣署衆從之縣署日立語對千百人稱
說古今忠義曷勉後進毫無倦色謁而出者謂
吏部不惟刦恐怖併絶忿悁獨以滿腔精誠庶
幾電光石火之一照然而斥闖愈甚豈真望風
五上自有　天聽邪撫按擬卽日開讀官旂責
賂如周侍御時數未易盈遂定十八日午刻東

部從縣署出執香哭者塡戶溢衢從之西院則諸地方官皆在博士諸生亦在諸生抗言兩臺宜䟽救帽不應官旂叱速讀且手琅璫杻械作勢將加吏部衆執香者哄起官旂拔劒擊或從後擊得乃跽請命擊者斬之日前傳逆魏矯旨眞矯邪官旂怖死唯唯衆益信逭傳語擠排哄擊有死者是時諸士恐重禍吏部皆先出吏部不得兩臺命不便出郡縣諭衆出則云必返吏部于家乃可嗟乎愚民不逹事變吏部不能要

若使來能徇若與出邪兵使者翼歸空署中迄申哄小巳次日兩臺合疏聞吏部日請臺檄護行間道歸死司寇當事不敢任且慮行時復變郡縣守令宿相信者就吏部共謀祕之居有頃以子夜出胥門別爲僞飾出閶門官旂踉蹌趨無復前輿馬鼓吹景象亦會陰雨衆不及聚及得達時月之二十五日也張世偉曰偉讀史有所弗信弗信得人心異甚無閒男婦愚騃者彼爲邦牧守相或然何足大怪獨怪寰鄉紳儕悉

吏部筮仕未久七八年在外其爲德于鄉者三
四年所耳算器飲食不能有所贏于人卽時爲
伸抑哀益所及幾何一朝忤閹逮訊所狐非尋
常侻對也舌出禍入然而窮巷蓽門或爲發泣
或爲孺慕蘇蘇相對掩袂壯者乃不勝拳洶奮
臂遂爲戎首則今駢斬五人是已五人生乎無
稱鄉黨亦未達姓名于吏部卽顏姓稍稍著聞
不過市井之俠諸同志不死而令若輩死邪僉
謂此舉殆有天意變聞而逆閹改計擬數月鏟

除者以累年漸除之迄閹死緹逮無聞焉殆爲
同志諸賢慭畱如綫偉謂不然吏部之潔守峻
節坦衷篤誼其得心眞有不期然而然者弃斬
頭陷胷之五人不足表發泣孺慕之槩吏部得
此死而名益光耳雖然總一天也天祚 社稷
借吏部以激衆憤見天下忠義之不可盡除也
于以阻逆閹所欲爲顧不大哉

獄變始末

吏部聞行之即日衆擬聟疏先報得期及迨未報

行期而豫報擠死姓名且緝諸與擊者人心益
駭訛言益與士民鳥獸竄緝故不敢多及亦日
榜散烏合衆弗信信心所自忖至閱月訛言傳
而城中幾空其半矣顧日搏顙北望爲吏部祈
不死月之十八日距前事匝一月竟奉寬
旨大率言周某逮到當酌議小民即日解散免
究蓋閹初聞變亦甚恐恐阻絕租賦地不便爲
所欲爲鄉衮家近懼延若誘吏部到京即可從
容塞責者衆喜紓死漸弛有識仍憂之意當時

閣審懼變臺疏固以民情請閣議固持之不輕
下諸大臣言路固以爭徵天之幸即時事或不
遂拉攞而閣焰障天時有是哉且臺疏再上三
上言漸得首事姓名地方且靖閣愈肆無忌凡
之廿五日仍下吏部　詔獄距行時亦匝一月
廿八日刑訊如常坐贓二千金再訊增千金
特旨如前獄死七賢即獄追比家屬以比納償
金入見吏部坐獄庭中慷慨厲聲滋甚後得死
更慘語具瞿給事葉御史疏中未死前五月十六

日適值王恭廠之變時獄情正急忽黑煙起京
城隍廟亘墜王恭廠廠故蓄硝黃窖中火無從
入得天火轟震飛駁橫空遠及　大內獄所距
五六里許墮石折柱亦亘黑氣應之是日圮屋
以萬計傷人以手計　上天示變極異媢閹者
輒指藥發獨王大司馬疏請議獄緩死且明指
詔獄當移廿一日朝天宮災爲京師第一祝釐
地禳火得火都民大譁擬閹容有悔禍心諸賢
可不死而閹悍甚諂媚者謏亦益甚乃更不如

蘇城民變問也不日　諭帖出概駁前司馬疏
于吏部不言贓顧多深文衆擬定死矣死爲六
月十七日蓋不死追比先一日閹呼許指揮語
出即其夜死死狀獄祕不詳大約臺省疏爲確
慘甚亦不欲詳也張世偉曰緹逮民變固也五
月六日之變獄繫多賢都人多歸吏部何哉蓋
吏部增贓疏下在三月起限追比在七日天變
夾出其間而贓加極廉寃易上戶人人首捐者
良是獨異目擊號寃臺疏不及一字也雖然身

來閩竊無極斯時者地方官皆有冤憂奈何暴常望之　中旨詰責渠魁臺疏即指五人者應筆無剩語卒以梟懸結案未可抹此苦心獨謂此五人何歟吏部死六月十七喪以閏六月廿七日詆家舟行不四旬七月朔天乃大風風起連雨後自東南掃西北近海淹千百家水騰湧丈餘山中百餘年木偃仆殆盡大耋之老所未見也七夕邸報至兩臺諸公共祕之衆疑叵測所指目諸紳衿各辦死法嗚呼危矣幸郡守寇

衆素所仗稍露其端得小安然至五人行法之期人號鬼泣蘇城真岌岌乎殆哉嗟嗟令風早三日吏部舟浮駭浪中即歸骨不可問且京都異變何與此風前後錯見也一小臣死而天災互後吏部足死矣

捐助始末

易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而史臣論贊亦稱蘊義生風者然則義而不風亦其義之未至也吏部齋乎一世之中而士民蒸蒸至捐其所甚

惜意者殆有風焉初解福州任時弛裝可盲餘
金雅不欲襲牖語人稍斥故所蹴舍傷矮屋三
楹灌木讀書其中人謁之每坐談久清風冡冡
無不惘然自失者衆計司理原非羶官然歲時
屬縣有餽奉委行縣有餽最召時諸寮各屬有
餽即署篆無纖涤何得盡謝餽遺令交際都廢
哉然吏部司理時寧得簡亢聲諸餽不啓緘立
授剌辭無令入門内者雖大忤稅閹因閹併忤
諸當事而無可誰何亦繇清聲流聞故用異等

竟擢吏部自來吏部諸司有不通書贄得者乎且當時非有肺腑交扼要爲之推亦非有聲氣交居中爲之挽徒手得異擢宿習幾爲一洗任部操不加厲弟當寵地操愈見餽遺數亦愈豐不啟緘刺辭名亦愈著先時諸司初入部時稱默養重莫敢攙言得失吏部一無所顧于邪正消長名實混淆之際極口別白時時劑以和平不輕左右袒以故名碩委心諸稍異同者亦隱聲和之無不稱廉平吏部焉天啟壬戌七月繇

子告歸歸止行李四擡取道中州交際贈遺丞
啓緘剌辭如故歸弛其裝無畀司理時也性喜
急窮交緩急無所悋然每以囊空羞澀止不三
年而閹禍作緹逮至時橐無一錢官旂京邸書
廉名私訪其所居見陋巷數椽湫隘甚賄心大
滅會闔城衿紳及諸不識姓名士民無不懷金
錢詣縣署投贈者不日得數百金吏部亟命親
知籍記之官旂聞乃更索重賄屢淹其期賄日
益增衆怒亦日益積不虞届期決裂如是也大

士民向風慕義捐其所甚惜登安然厭若屬螯邪張世偉曰偉竊疑世界盡為金錢世界也即今

聖主加意洗刷欲挈穢濁而清泠之不審視近出都時其所懲革幾何私謂吏部不死仍佐統均之任予以領袖百寮風動有位盛治不太有光哉夫金錢既世所共惜弟用為趨附資不惜耳輸貨博禍患夫不為乃至塡壑靡悔父勉其子妻勉其夫尋常居室閒思議所不出也吏部

前爲偉言諸不啓緘刺辭者亦有籍記叩其齒與遠近輸助正等嗟乎同一金錢也曩受爲趨炎附麾之資今助爲旌廉表義之實天道往復不疾而至亦眞有司之者邪往兵使得　詔獄懸坐贓數處頟對郡縣計無所出詢有田宅可轉易否郡縣曰田不百畝宅則現存兵使更處頟曰此蝸牛居堪直幾許即可理歸所斥旁舍是已式其廬想見其人應不乏聞風興起者然不可謂非寢丘遺意云

枉奏始末

吏部遠在丙寅三月先一年乙丑八月四日得倪御史劾疏凡邸報抄　旨每先全疏再日獨此疏先疏後　旨疏言吏部貪橫著聞出都舟抵潞河貨重舟沉白鏹浮露笑破人口又言汪文言杖逐歸廣陵周某舟造之又魏某某逮過蘇歡飲十月以女許婚其孫深相結而別他誣不足言第許婚一事爲眞最觸閹忌旁觀皆慮不止削奪者吏部初見貪橫等語大憤嘖嘖日肆詈

欲籍行李數并覊道出河南從陸不從舟具疏辯因發舒素所欲言陷逆狀如逮時後見　上言下洒然曰求仁得仁正吾今日事蓋吏部自乙丑冬知逆閹肆薑偶得所謂點將等錄閱之者列巳名大以不與黨人爲耻坦胷受矢固亦無憾獨其伏機太毒如目中尚有　朝廷諸語闗方謂舉世草靡而間存倔强如斯人者乎即御史一疏中有就撫按坐贓者皆無恙而獨逮無所坐之吏部可知也會御史別疏論御史夏竟

逮死夏蓋先年杖閹所愛小閹故亦授意焉吏
部毋對人曰倪御史異日不當抵夏御史命邪
語聞固已眈眈未已而蘇有察處甲榜觀補之
林簿投身御史幕中希用吏部爲贄相與引纏
批根其事日搆後羅入織監李實疏除繆周冕
逮外與巡撫周左都高御史李黄先後俱不免
張世偉曰倪何人斯即京師所傳百叩御史者
是開罪閹軍崔孝受責並叩頭閹階責之此疏
殆其謝過質邪所傳汪迄爲人想亦奇京家藏

今者死權不足深論一時名公卿交之稍貽譏實獨吏部無一刺通也閒汪頗心恨乃亦撫人疏中邪字魏千古高義古人割肉西市之中羹酒囊街之下真于國典未聞蒙私議也御史雖甚糊心豈犢于此直非此不足大觸閹忌殺人媚人小人固無不至耳若白鏹浮露等語識者置之一噱雖然謂山蓋早爲罔爲陵夫奸雄欲爲所欲爲者必令人手足易置頭目旋舞而不知盛世有此章奏豈細故哉何怪乎織閹應和

悍坐居閒也

後序

偉紀吏部事粗畢而庋筆自問也生平不書

爲詞每謦人躊躕四顧惟恐溢情無當者竊

吏部津津言之而不能達所欲言且覆按其

言而覺未肖也何哉眞能爲人死亦敢能與

人生存其吏部謂邪當許婚給事時橑闗稍

萬無生理自謂爾日眞可代死語偉非貿然

爲之者然與給事清節相許其襟期素金[illegible]

也自吏部逮死後偉同人毎相聚間輙自愧云吾輩不審于世情交態何如然何敢擬吏部令易地而處臧洪同日豈再計哉且吏部死與前後諸賢小異諸賢屢尾在先剚膺莫避以死殉國亦事勢之無可奈何獨吏部身在局外養高待清何所譽其品望顧不死不已捐廉七尺以係九鼎之一絲也當時藪蹄悱上聞有造廬問訊者聽其慷慨議論或毛立若屢積

雪或汗浹如覆重衾蓋舉世瘖啞一人昌言
雖得禍最酷而
國家神氣所留寧直千百之什一哉讀漢黨
錮傳仲舉為君之末元禮作後之首汝南孟
博齒爵不及諸賢獨以義憤倍人生光黨籍
不啻凌陳李而上之及觀埋骨首陽數語則
清風寄脈可知即此知吏部所處矣嗟乎撲
祚與黨禍俱盡今
帝命不爽

聖主當陽戴盆見天猶之反掌
皇明并漢唐可幾又非其章明最著者者邪吏部
名順昌蘇州吳縣人今贈太常寺卿稱吏部
者不獨以生時始終之職偉晴人也退不辭
諸賢之禍進不藉諸賢之榮仍其故稱追痛
往事徵信止此耳若夫稽譜系詳謚號高文
典冊垂之無窮以俟載大筆顯當世者偉何
容贅焉

崇禎元年戊辰秋九月九日古吳張世偉書

于百花洲上

吏部文選司員外郎周順昌送應天巡撫
右僉都御史周起元南歸序
夫人臣之去留進退與國家之安危治亂每
每相應而況鎮撫大吏
天子所賴以保釐區宇者乎其去留進退所關
於紀綱者尤匪細自非見排于正論失職于
疆圉者
天子弗輕議去如縣貞周公今日之以讒去殆
二百年來所未有之事也先是楊丞以彊項

故開隙于織璫璫欲中丞以危法公曰黜陟之柄可容若輩操邪力諍之始得免逮而璫巳銜公矣無何兵使者恣睢以逞一夫寃死萬姓憤激公亦知其多内援未可擊而公弗顧也特疏上聞蒙

天子譙訶督過公削職歸矣夫以察吏忤璫之故被讒以去

天子即奪公以官未嘗不予公以名公去而名益高于公何恔惟是公二載德政幾同覆載

且歲值大祲苦心調劑力請留漕粟之半加惠茲土復議開三江故道貽吳中永利公殆未可一日去吳者奈何竟以讒去也雖然公去而郡邑有所恃不肯以身殉監司有所畏不敢以刑快意繼公撫吳者終不能趨炎附熱翻一成之案且使彼之曲徑而入媚竈而來因以得美官者亦心沮心怵負世大垢而海內仗節秉鉞之臣猶或能以察吏安民之責挺持于震風凌雨之中也則公雖去所留

于我吳者正多而于以風天下甚遠謂公以一去報
天子可矣嗟乎玄黃互戰門戶橫分吉水先生以一代羽儀終爲左右宵小所抑弗獲竟其大用嗣後名流正學寥落若晨星摧殘猶霜木求奇節異材于今日亦當在海之隅嶺之表矣此予所謂人臣之去留進退與國家之治亂安危相應者也而又何疑于公之以讒去乎所幸者浮榮旦夕是非千古漢唐宋無

諭已近觀二一正之季倂王弄權眾正屏跡如
王佑王文張志淳劉宇輩之一歲九遷究竟
與劉忠愍薛文清劉忠宣諸君子之下理論
成者果何如哉然則公雖不譴去又何悔焉
余承乏公之里曾以迂愚戇直抗虐璫方張
之焰幾爲附璫者所中撫今追昔不覺于公
之去三歎息也遂書以贈公

贈太僕寺卿李公傳略

公諱應昇字仲達別號次見直隸江陰人中萬曆丙辰進士生之夕父夢日升于天故名公生而穎敏出就外傳過目不忘習戴記師命其自解析疑剖微宿儒不及揔丱應童試學使者拔之第一卯辰聯捷謁選授江西南康司理公身爲刑官用意一依于仁厚律已清嚴公庭如水出其緒餘陶鑄多士紫陽白鹿之墟乞盟牛耳文茸一編流布海内戊午分較省闈所拔皆知

名士最後從詩房搜遺雋得張公斌卷竟錄首
榜盖主考甚予成公重公欲得元于本房也後
張登上第服公藻鑑辛酉分較粤東所拔一如
豫章奏最拜命建道監察御史時南臯鄒公元
標藍石孫公瑋景逸高公攀龍後先總憲雅與
公善公管章奏凡屬　國家大政必就公商確
本科與奏議必托公代草人稱其有風裁公望重
西臺爲宵小所忌毋入　朝上殿中涓爲之側
目逆璫擅權公草疏十六事欲上矣爲楊公漣

所先故繼楊而劾璫者公也萬公燝　廷杖公
往朝房視之又上疏申救人爲公危南樂驕恣
失儀公袖中彈文持論侃侃讀者吐舌以爲禍
且不測初擬　廷杖一百賴蒲州力救得免僅
奪俸二奸銜之欲殺之矣有曹欽程者以貪察
處貪緣速化公條陳疏中言墨吏破甑如鷹思
攫欲著爲定例勿復轉民牧以防其肆虐欽程
遂恨入骨而無其因迨高公叅崔呈秀疏實出
公手呈秀偵公赴席暮夜候謁長跪求解公不

爲動手是欽程迎合呈秀論公奪職矣公之歸
也足不入城日以娱親課子爲事聞魏公大中
被逮泣語其父轉貸百金以贈之盖公居恒守
不自專之義手不留一錢也丙寅羅織撫臺周
公起元一案緹騎到常士民叫冤者以千計一
如蘇之所攀戀周公順昌者幾至鼓譟藉太守
曾公櫻曲爲曉諭又以公拜求始得解散公慷
慨就道士民執香以送兒童婦女無不流涕此
豈人力致哉可以得公之槩矣公孝友性生患

貞天楨與蓼洲周公等同死　詔獄天下寃者
公亾前一日寄詩別親遺書訓子可謂死生不
亂從容就義者矣
今上御極盡誅奸逆贈太僕寺卿廕子入監讀
書貞寃慰于九原芳名垂于萬禩死且不朽
澹因居士撰

福建道監察御史李應昇題為罪璫巧言
護身　明主不宜分過謹直發其欺君之
罪以仰祈　聖斷疏
昨　臣　堂官左副都御史楊漣疏參東廠太監
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此非漣一人之私言通
國之公言也通國之人畏忠賢甚于畏
皇上故切齒不平搖手相戒漣獨冒死危論感
悟
聖心謂宜大奮乾剛立加斥逐以正其竊弄威

福之辜忠賢亦應束身待罪以謝天下忠臣
義士之口乃一疏乞憐　温旨先下羽翼四
布謬曰孤臣恣雎無忌謬云忠赤不知誰爲
代草以欺
皇上者
皇上因其不辯轉謂小心夫忠賢非不欲辯也
千眞萬眞無可辯也千罪萬罪又不勝辯也
忠賢不能自辯而
皇上反代爲之辯則　中旨眞可聽其僞傳乎

閹臣真可聽其爰立乎外廷真可聽其交通乎老臣真可聽其驅逐乎直臣真可聽其禁錮乎生殺真可聽其自操乎爵祿真可聽其掌握乎奸細真可聽其深藏乎兵柄真可聽其在手乎出入真可聽其僭擬乘輿乎臣知

我

皇上英明天縱此必非

皇上之意也

皇上特念舊勞不欲遽加顯斥而忠賢但招謗

議動輙誘說　親裁昨閱忝疏到閣依然傳擬而　明旨諄諄遂一一爲忠賢任過夫忠賢何敢欺

皇上至此乎且既云任事過直矣事則忠賢任之而名則

皇上受之忠赤者固如此乎臣嘗觀從來小忠之禍其始莫不有小忠小信以固結其主之心根株既深辣手乃露故夫不遽爲王振劉瑾者乃其深于爲王振劉瑾者也今

皇上曲賜包荒明示寬大姑念其犬馬而反以
蓄豺狼厚益其醇醲而輕于疏藥石譬之士
庶之家有紀綱之僕日竊其主之財力以恣
睢歛怨而日事左右之彌縫一旦有人焉盡
告其事于主人不免念其奔走姑與優容然
主雖不言而僕固巳疑矣疑則思自全之計
急則作走險之謀蕭墻之間寧無深患故忠
賢不去則
皇上不安而今日被論之忠賢不去則

皇上愈不安臣爲

皇上計莫如聽忠賢之引退以全其命而解其

燭影之疑即爲忠賢計亦莫如早自引決以

釋中外之疑而乞帷蓋之賜不然

皇上日爲忠賢作江海之流而忠賢日以其身

供嗚鏑之射縱多方籍口百計防川鬼神忌

盈物惡其上

九廟之靈將必殛之況于忠臣義士讀尚友遊

劍者哉嗟乎

君側不清焉用彼相一時之爵位有盡千秋之
青史難欺不欲爲劉健謝遷者恐并不能爲
李東陽倘畫策投歡不幾與焦芳同傳耶臣
忝列言官不敢作寒蟬仗馬恃有
聖明之鑒觸犯兇鋒死無所恨
天啓四年六月初四日上
初七日奉
聖旨已有屢旨如何又來瀆擾姑不究該部知
道

福建道監察御史李應昇題為懇乞聖
明念死諫之臣作敢言之氣疏
臣聞唐魏徵對太宗有言願陛下俾臣為良
臣毋為忠臣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逢比
干也稷契咎陶荷美名而君都顯號龍逢比
干嬰殊禍而喪國夷家唐宗魏徵可謂君臣
相遇千載一時矣三復其言猶有餘痛
皇上御極四載寬仁恭惠所被臣工人人仰
聖明天子近者盈庭請劍憑社難薰孤憤銷沉

三光黷蝕原任工部郎中萬爆以　陵工補
牘遂觸　宸威然恭誦　明肯一則曰從輕
一則曰爲民仰見
皇上聖明以爲爆之罪不至死矣杖亦必不至
死意爆生出國門編氓原籍長爲
皇上太平之民也而爆今死矣未報國恩先塡
溝壑六尺之孤繞膝八旬之母倚閭旅櫬無
歸遊魂戀闕臣僚飲泣道路咨嗟然無不共
亮非出于

皇上之心也彼時羣璫橫擊血亂神飛監杖張威傷痕甚重兼以倒拖逆拽蹴踏摧殘種種不支故至于此而今
皇上損好生之德負殺諫臣之名臣故不緩爲
萬爆冤而深爲
皇上冤也且天下士大夫所以激昂奮發不能自已者獨念
祖宗養士二百餘年禍在蕭墻且在旦夕故懷忠挾義感恩圖報耳而一言觸忤褫辱身死

豈所以作忠而勸士哉夫緘口以待遷厚利也危言以招禍實禍也身死而天下悲其忠虛名也舍榮妻子肥身家之計而削影編戶取侮于鄉里小兒區區博此虛名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將焉用之況乎傷殘父母之遺體備諸楚毒以從龍逢比干于九原此魏徵所以不願爲忠臣也懸之以必死之法而求批鱗折檻之風雖賢者猶或難之若曰吾不用直言而可以致治則是剖心不亡腹誹不滅

而世言莫違孔子不以爲一言喪邦矣臣切
願我
皇上惻然與思翼然動念也
皇上元首也臣子其腹心手足也人非奴隸法
非訊囚罪非死刑命非草芥廷杖重典殊失
士心動杖一百尤不經見且以杖輕之故杖
行刑之人是必欲衛士畏威立斃朝士于杖
下而後快心也爲左右計則得矣
聖心何以自白

聖德寧不重傷耶直俟

天心悔悟平旦興憐死者不可復生傷者不可復續而後問罪左右卹死錄孤嗟何及矣昨

禁地失火

天譴甚明心火蘊隆于下精祲感盪于上御史之杖血方腥祝融之烈焰旋作董仲舒曰罪在外者災外罪在內者災內可謂深切著明矣伏冀

皇上因建言者之死覺借威者之非優容言官

喜怒中節無致積威所刦人與遜思天怒而莫之敢告人怒而莫之敢言而

皇上眞孤立于上也

天啟四年七月十一日上

十四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不必瀆擾該部知道

附詔獄詩　　　　　　　　　　　　　　　　　　　　　　仲達

郡中別徐元修

相逢脉脉共悽傷訝我無情似木腸有客銜冠歌楚調不將兒女淚沾裳

南州高士舊知聞如水交情義拂雲他日清朝好秉筆黨人碑後勒遺文

丹陽道中

已作冥鴻計誰知是僇民雷霆驚下土風雨泣孤臣憂患思賢聖艱難累老親生還何敢望解

綱頌湯仁
聖德方虗巳愚忠敢瀝丹慙無一字補空復數
行彈臣罪應難赦君恩本自寬淒淒楊柳色誰
爲問南冠
潤州别貢悅玆
莫說蒼蒼非正色也應直道在斯民憐君别淚
濃於酒錯認黄粱夢裏人
大兄同行因憶五弟
勞勞車馬日追隨一髮絲生不可期回首轉䒭

鴻鴈影斷腸初信鶺鴒詩白雲渺渺迷歸夢春
艸萋萋泣路岐寄語兒曹焚筆硯好將犁犢聽
黃鸝

述懷

便成囚伍向長安滿目塵埃道路難父老驚心
呼日月兒童洗眼認衣冠文章十載虛名誤封
事千言罪業彈寄語高堂休苦憶朝來清淚飽
供餐

鄒縣道中聞有問予名而下淚者口占一

首

身名到此悲張儉時勢於今笑孔融却怪登車攬轡者爲予灑淚問蒼穹

鄧縣道中有感

春申好士秪虛名勢利遺風古道輕不見彈冠舊膠漆驅車相避隔林行

書驛亭壁方壽州詩後

君憐幼子呱呱泣我爲高堂步步思最是臨風淒切處壁間俱是斷腸詩

景州道中感懷

細數知交在逍遥各一方魏齊方睥睨阮籍一猖狂形影悲相弔音書夢已荒古人不可作搔首問蒼蒼

宿利居

日暮停車塵滿衣葿譁土語是還非秖憐歸夢三千里不及呢喃燕子飛

良鄉呈大兄

長途連袂若爲歡咫尺京華不忍看此去幽囚

腸百轉總餘清淚對誰彈

北地風沙到始知那堪病骨苦支持從今用瘍

艱難甚莫遣離憂減客肌

兄自料生聊援眼我惟料死總灰心雙親但有

平安字傳得些兒抵萬金

獄中遥寄蔣澤壘

與君異姓為兄弟意氣寧論杯酒端他日蒙恩

弛黨禁老親稚子待君看

亡前一日

十年未敢負朝廷一片丹心許獨醒只有親恩
無可報生生願誦法華經
絲絲循省業因微假息餘蒐有夢歸燈火滿堂
明月夜佛前合掌着緇衣
又六月初三别兄
病餘憔悴一孤身歸去寬心慰兩親長願生生
爲手足鶺鴒原上了前因
付遜之兒手筆
吾直言賈禍自分一死以報

朝廷不復與汝相見故書數言以告汝汝長成之日佩爲韋絃即吾不死之日也汝生于官舍祖父母拱璧視汝內外親戚以貴公子待汝衣鮮食甘嗔喜任意驕養既慣不肯服布舊之衣不肯食粗糲之食若長而弗改必至窮餓此宜儉以惜福一也汝少所習見遊宦赫奕未見吾童生秀才時低眉下人及祖父母艱難支持之日也又未見吾今日囚服逮及獄中幽囚痛楚之狀也汝不嘗膽以思豈復有人心者哉人不

可上物不可凌此宜儉以守身二也祖父母愛
汝汝狎而忘敬汝母訓汝汝傲而弗親今吾不
測汝代吾爲子可不仰體祖父母之心乎至於
汝母更倚何人汝若不孝神明殛之矣此宜孝
以事親三也吾居官愛名節未嘗貪取肥家今
家中所存基業皆祖父母苦苦積累且吾此番
銷費大半吾向有誓願兄弟三分必不多取一
畝一粒汝視伯如父視寡嬸如母即有祖父母
之命毫不可多取以負吾志此宜公以承家四

也汝既鮮兄弟止一庶妹當待以同胞倘嫁於
中等貧家須與粧田百畝至妹母奉事吾有年
當足其衣食撥與贍田收租以給之內外出入
謹其防閑此桑梓之義五也汝資性不鈍吾悉
於教訓讀書已遲汝念吾辛苦厲志勤學倘有
上進之日即先歸養若上進無望須做一讀書
秀才將吾所存諸稿簡籍好好銓次此文章一
脉六也吾苦生不能盡養他日同祖父母千百
歲後葬我於墓側不得遠離

贈太僕寺卿黃

公諱尊素字白安浙江餘姚人登萬曆丙辰進士初授寧國府司理剛介不阿氣節凜然挺立高標清操氷鑑人不敢犯勢豪懾服壬戌考選除山東道監察御史侃侃直節自持稱爲鐵面彊項臺中未踰一載而疏凡十三上悉中逆奸之隱惡時魏忠賢與客氏表裏爲奸形已厝火勢必燎原公預抱隱憂因災異示警直陳時政得失謂阿保重于趙嬈禁旅近于唐末蕭墻之

憂參于戎敵毫末不札將尋斧柯當奉

嚴旨切責此甲子三月初六日疏也至毒燄方

張漸不可制於六月初九日復上

聖斷不可不蚤一疏謂忠賢與其私人柴柵旣

深蟄棘誰何勢必臺諫折之不足即干戈取之

亦難請

先帝嘿察人情自爲　國計即日罷忠賢嚴務

於是忠賢不殺公不已公亦自分必死而後退

也至七月初十日業已杖死工部郎中萬燝人

方膽落寬摇而公首上士氣已竭丁亥抗言論
救直引王振劉瑾爲率而畧無忌諱此其時何
時乃敢言人之所不言能盡人之所未盡是豈
進切
宗社安危之慮退忘身家性命之憂指奸人曾
廷杖以快其私籍爲所欲爲而禍移諸　國且
日生臣死臣勿敢討而逆瑺殺公之心益一不能
須臾待矣時尚衆正在　朝雖逢所甚怒得不
即同爆死者皆諸正臣救護力也未幾彪虎縱

橫有希旨逆徒爲忠賢義子曹欽程首發其難于內腹心李實羅織無端于外交口譏誣取中旨如寄倏而削奪倏而逮繫矣時值緹騎激變于姑蘇留滯不前公聞之即拊心自念忠臣

總人臣之義生死皆

君父之恩即日投呈按臺齎本步行至京就繫道下鎮撫司打問許顯純崔應元承順逆璫嚴指酷刑嚴拷體無完膚誣坐贓銀二千八百兩公之長子宗羲遍貸鄉人之游賈于京者暨同鄉

年門生差足交完而殺機遂决矣一日獄卒告
公曰內傳令夜取汝命汝有後事可即書以遺
寄家屬公乃于三木囊身之時北向叩頭謝
恩從容賦絕命詩一首而公畢命于是夕矣噫
黑盆蒙面巨索緹腎何等奇慘而猶以病故欺
誑于
君上何其寃哉幸
天心厭逆惡貫盈溢而誕膺
聖天子奮殛元兇即優卹善類贈公太僕卿廕

一子送監讀書存殁俱榮傳芳百世矣

附詩

正氣長留海岳愁浩然一往復何求十年世路無工拙一片剛腸總禍尤麟鳳途窮悲此際燕鷹聲雜值今秋錢塘有浪胥門泪摧取忠寃泣髑髏

山東道監察御史黃尊素謹題爲輿情不
可不孚　聖斷不可不蚤疏
昨臣堂官楊　叅劾太監魏忠賢二十四大
罪而臺省諸臣公疏单疏相繼而發此豈要
結使然憲臣之心臺省諸臣之心也臺省之
心即通國孩穉婦女之心也憲臣爲忠義所
激不顧其身而先爲發通國孩穉婦女爲幽
隱所隔不得其言而無可鳴天下之人情如
是夫豈有佐于忠賢不過爲

皇上惜威權爲
祖宗愛成憲爲
宗社計靈長必欲清
君側而後
皇上安皇上安而後天下安耳臣前災異一疏謂阿保重于趙嬈禁旅近于唐末蕭墻之憂慘于戎敵毫末不扎將尋斧柯此中已有微言之者而遽逢
嚴旨夫亦知忠賢之怙寵恃權搖撼中外而患

賢所用之私人設機布阱招搖市都欲提即
提欲陷即陷表裏之形已成而道路之間以
目
皇上試討之天下有權璫擁勢竊弄威福而到
底令終者乎天下有政歸倖門寺奪旁移而
世界清明者乎天下有中外洶洶人情無不
欲食而此人顧可在側者乎推
皇上之意必以爲此猶曲謹可用也而不知不
小曲謹不大無忌必以爲此猶在駕馭中也

而不知不可駕馭則不可收拾矣且自古未
有舍宰執銓憲言官而自爲聰明自爲理道
者也
皇上臨御數載僅僅癸朝而舊宰執舊銓憲舊
言官望風罷歸而今之爲宰執爲銓憲爲言
官意氣消沮無論攀鬚逆鱗勢不慭遺一老
而若鵷若鷺相顧不願有官異日誰爲燮理
誰爲禦侮誰爲效鷹鸇之逐誰爲去肘腋之
奸者

皇上不於此稱孤立而乃以去之一近侍爲孤立
於上也今忠賢諸不法狀　廷臣暴露亦不
遺餘力夫小人爲惡往往畏
主知畏人言則尚有悚惕及其已知之而
皇上視爲不痛不癢之物已言之而羣臣莫獲
片語單詞之益形見勢窮復何顧忌忠賢于
此必不能復收其已縱之韁而淨滌其腸胃
忠賢之私人于此必不能復回其已往之轍
而嘿消其氷山始猶與士大夫爲仇而繼將

以

皇上爲注柴柵旣深螫辣誰何此時不惟臺諫折之不足即干戈取之亦難爲力矣

皇上如念潛邸舊勞何不令其休居戢閑薄示帷蓋所謂以生之之道愛之倘厚其毒而益其疾

九廟有靈衆怒難犯此時即欲不施斧鉞其可得乎不幾以愛之之道害之乎尤可異者僉書陳居恭亦憲臣參疏中人也而同事厥黨

改頭易面不知爲優孟之衣冠不知爲黎丘之假子戲塲傀儡迭施線索情態閃忽不可方物苟非照膽之秦鏡博物之張華鮮不眩矣夫表裏聲援幺麼結隊此猶可據者而異忠賢者攻忠賢同忠賢者亦攻忠賢耳目昏瞀沙礫並逃無惑乎　朝端之上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是是非非其孰定之伏祈

皇上嘿察人情自爲　國計即日罷忠賢厰務

勑歸私第將傳應星傳繼敎陳居恭諸人立付
法司則威權不替公憤並抒
宗社靈長永必賴之臣知屢疏不足回
天而亦誠不能自已惟
皇上蚤垂斷焉幸甚
甲子六月初九日具題奉
聖旨已有旨了不必瀆擾該部知道

又題爲士氣已竭死諫宜褒以明 聖度之轉圜以開言路之欝結疏

臣聞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心必求諸非道夫言不論遜逆大畧軌諸道而後止伏覩工部郎中萬爆因 慶陵未完借明職掌其言不無激切正謂不激切不足以動

人主之心言雖逆而未始非道也竟逢

聖怒廷杖一百旬餘而死

皇上之初心亦不過怒其出位用示懲創已耳

而孰知　雷霆之下無物不摧嗟嗟難別半

犧閹拳半犧廷杖

皇上之威亦已太褻矣古者官師相規工執藝

事以諫隨事納言有誘之無阻之誠見進言

之難也夫進言實難無言責而進言尤難何

者言官動關職掌責司糾劾即言有不中或

可邀風聞以及寬政而郎曹所發雖言言碩

畫土苴棄之言之不用身且虀粉然則　天下

豈有不愛其生哉忠義激之視 國家之事
急于其生耳今㷲死矣律例所載非叛逆十
惡無死法而猶且展轉反覆于 廷議鞫訊
之間今乃以披肝瀝膽之臣子枉死于狴閑
之左右箠撻之餓項與夫磨牙礪齒之宦豎
在
皇上之左右必且忻忻相告曰吾儕借
天子之尊令而後可以立威可以箝口矣不知
輕用

皇上之威而怒詈而死于市者顛倒于一時使
皇上有殺言者之名而防口甚于防川者貽譏
于後世後世有秉董史之筆作朱子之綱目
者書曰某月某日部臣萬燝以言某事死可
不爲
聖明之一累哉向使萬燝循資積俸取祿養家
亦可以博美官亦可以享天年計不出此而
敢聒　宸聽敢赴湯鑊者夫其性豈與人殊
乎當日奉　旨杖燝之時以數十年之逆璫

而突行之大小臣工靡不神喪鬼奪天日晦
迷狐鼠肅張已知燝必無生理連日以來雖
聞　震霆今月杖某明日杖某而內璫蜂出
吼聲如雷若有深愁積怒而必欲狺狺噬之
不死不已者且聞行杖之際凌轢金吾恐喝
衛士杖者未已倒杖繼之是以　廷杖爲立
枷之併而縉紳受市虜之慘辱士殺士有如
今日而今燝已死死矣僅生尚未保也
皇上如目擊其情能不惻然念瞿然動乎然進

此廷杖之說者必曰
祖制不知二正之朝王振劉瑾爲之
世廟之時張孚敬與嚴嵩輩爲之
神廟初年張居正爲之奸人有所行其權唯恐
忠臣義士從而掣肘必借　廷杖以快其私
使
人主居拒諫之名已受乘權之實而仁賢且有
抱蔓之形於是乎爲所欲爲莫有顧忌而厲
隨移諸　國矣然則廷杖實非

祖宗意也且

皇上以人言不足信乎則天意亦豈無因前此

風霾地震無論已萬燝之杖也適與雨雹會

舊六科廊之火也適與杖御史會天意即自

難明何其呼吸奏應若此意者臣工之誠不

足動

主而天意或有悚惕其間乎 臣 近見林汝翥被

杖之後傳國輿旋奉 旨打一百棍永充淨

軍始知

大聖人作用原無偏庇而本體自是虛明若此

由此推之

皇上誠念

祖宗之重器爲宜凛凛承之則二百餘年養士
之脉不宜一朝削之萬爆已死念其志慮無
它追復前官仍照以死勤事例破格加 恩
使遺孤得以扶櫬還鄉則郎忠老侄改過者
勇爆死且不朽并自今以往紬繹

祖制勿棄其重大而法其小疵勿去其懿美至

仍其紕迹至于大臣當敬羣臣當體尤爲今
日急務　臣　言官也人有因言而死而言官不
一剖明之　國家培植士氣有日豈忍一朝
遽奪也　臣　言幸此生臣死臣勿敢計矣
甲子七月初十日題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